

何 爲

N. TCHERNISHEVSKY

世 彌 譯

文 化 生 活 叢 刊
第 十 一 種

自序

我的善良的公衆！這小說的主要價值就在牠的真實。且撇開那些熱鬧的場面和一些誘惑你的文飾。我關心到你頭腦裏的混亂。我憐憫你：由於在你的精神裏蠢動的大量的愚昧你是無能而且醜惡的。我恨你，因為你對於人們是那樣的惡毒，而人們，又正是你自己：你對於你自己爲什麼是那樣的惡毒？我還要埋怨你。你的惡毒，真的，是從你的知識的貧乏而來，這就是爲什麼我認爲我應該來援救你。

我的善良的公衆！我對你，我沒有多大的敬意，這你應該滿意我，因為你是多末願意在輕蔑你的人們面前低頭。

只有站在多數方面是使我驕傲的。然而在你裏面，我的善良的公衆，有一羣人，數目不算少的一羣人，是我所尊敬的。對着這些人我是謙遜的，而且甚至是害怕的。我遵從他

們的意見，而我又知道我獲得了這種意見。善良而強壯，誠實而聰慧，你們出現還沒有多久，你們却已是衆多的了。你們的數目還要一天一天地增加的。如果你們就是公衆，我就不必來寫作了；假使你們還沒有產生，我又不會有寫作的可能。你們還沒有成爲公衆，可是你們是公衆，這便是爲什麼我必需來寫作，而且我能夠寫作。



基斯夫雪尼爾巧

第一部

原书空白页

一千八百五十二年，在一座有幾層樓，四道大門，三道台階臨着哥洛火瓦亞街的大房子裏的天井後面，有一條污濁的樓梯的四層樓上，住着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維奇·洛沙爾斯基，這座住宅的管理人。他的體質強壯，身材很高，他的妻子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是個又瘦又高的女人；他們有一個女兒，薇娜·巴夫洛夫娜，一個九歲的男孩名叫費底雅·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維奇在部裏担任了一個小職務，那裏的收入很少，他的管理的職務也給他增加不到多大的進益。

「若是旁的人處在我的地位上就要多趁些錢，」他說，他帶着一種誇耀的神氣又

加一句道：『我要良心。』

十四年中間，他積蓄了一萬盧布，其中只有三千才是從女主人的財富上賺來的，也許她非常的滿意他，因為他所賺得的其他七千盧布不算是她的損失。

他把錢用來放短期高利貸。

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也同樣的有點小資本，『五千，』她對隣婦們說，其實她所有的不止這數目。這筆資本的來源是十五年前得到的一份遺產，因而她也可以放短期高利貸。

她比她的丈夫膽子大；她歡喜冒險。雖不是時常有錢賺，可是那些損失都很寬舒的由短期快利填補了。所有的機會全好，她又用盡了種種便利的方法。

薇娜在十二歲上進學校，並且請了一個鋼琴教師；這是一個正直的法國人，超羣的教師，不過常常帶點酒意，因了這種緣故，報酬就很便宜。到了十四歲，她成了全家的補綴和裁縫衣服的人。等到她十五歲的時候，她的母親就開始辱罵她：

「你要不要洗洗你的嘴，牠黑得來好像一個討飯女人的一樣，沒有法子使牠白淨的，好醜啊！不知道你像個什麼人！」

在以前她都是給她襤褸的衣服穿，但現在她却要裝飾她了。薇娜漂亮的穿戴着，和她母親一道上教堂去的時候，她心下想道：

「這種打扮對於別的女人是合宜的，但是在我，那怕人家再裝飾我，我仍舊是一個討飯女人。美麗是多末好呵！我真想成功一個美人兒！」

到十六歲，薇娜停止了上學，開始教書；她的母親替她找到一些學生。

忽然，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不再把薇娜叫做「討飯女人和醜陋的人了」，因為女用人瑪特里約娜對她說有兩個上司將要要求和她結婚：一個是她父親的上司，另外一個還更尊貴些，因他頸項上帶得有徽章的確，上司的美意在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，奇怪看來是很顯明的，他說過他很願意和一個沒賠奩的女孩子結婚，但是要漂亮，並且說洛沙爾斯基是一個模範的雇員。

他還沒有決定主意，正在這時，別的機會又來了。

女房主的兒子，一個少年軍官，走來問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唯奇要一些紙張的貨樣。這類事的差使照例是由門房辦的。於是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和她丈夫的心裏就明白了這是什麼意思。這位青年人在他們家裏逗留了一個多鐘頭，並肯喝了杯茶去。第二天，薇娜的母親給了她一個當進來的銀別針，並把她帶到一個極大的女裁縫店去，在那裏瑪利亞替她選了兩件很漂亮的長袍，每件花費了五十個盧布。薇娜歡天喜地的瞧着她的長袍，她的別針，除了這些以外，她更歡喜到底穿成了從著名的鞋商哥荷洛夫那裏買來的鞋子；一直到現在，她盡穿的是市上買來的惡劣的統靴。

這些衣着發生了意料中的效果：女房主的兒子到這位管理人的家裏來已經成了習慣，這自然是討得洛沙爾斯基夫人的歡心的，她非常高興他時常和薇娜接近。一天晚上，母親對女兒說道：

「穿衣服去。儘你的頂好看的穿。我給你預備好了一件你想不到的事，我們要到歌

劇院去看戲，我定了一個包廂，我們要挨着一些將軍夫人一起坐。」

她們進了歌劇院。在第一幕完結的時候，女房主的兒子走進她們的包廂，後面還跟了兩個朋友：一個很瘦的少年，一個肥壯的軍官。他們一齊坐了下來。房主的兒子開始低聲的和瘦的少年說話。

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用心聽他們說些什麼，但是他們說的是法語，她懂不了多少，只約略的聽出幾個字：『美貌，風流，愛情，幸福；』她便不再往下聽了。不過究竟在什麼時候才向她求婚？這才是她要知道的事情。

『薇洛奇加●，不受抬舉的，不受抬舉的，』母親悄聲對她說『爲什麼把背來朝着別人？他們進來把你侵犯着了嗎？蠢貨，人家給你撐了面子哩……告訴我，用法國話說了些什麼，訂婚，結婚不是？』

●「薇洛奇加」即「薇娜」之愛稱。

薇娜對她說了。母親還是悄聲的說：

「他們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嗎？」

「他們不會說的。走呀，媽媽，我不願意在這裏了。」

「什麼？你說的什麼？」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睜着猜忌的眼睛說。

薇娜堅持道：

「我們走吧。隨便你把我拿來怎樣處置，我還是不在這裏。遲一點我會告訴你這種理由。」

然後她又大聲的說道：

「媽媽，我頭痛得很，我不能留在此地，我懇求你，我們走吧！」

她站起身來。男子們趕忙走來圍繞着她。

「等一息息就會好的，薇洛奇加，」母親帶着又嚴厲又尊貴的模樣說，「你同着米雪爾·伊凡尼奇到走廊裏散散步去，等一下就會好的。」

「不，不會好的；我覺得很難過，快點，媽媽。」

男子們把門打開，各各伸過臂膀來等她。「這個癡孩子，她還拒絕人家哩，」她的母親心下想。

幾位先生幫着她們穿好大衣，一直伴送到車上。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唯奇木然的跟在她們後面。

車子開了。

「他對你說的什麼？」

「他說明天他要來探問我的病狀。」

「真的是明天？你沒有扯謊吧？」

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忿怒極了。她按捺不住，一把抓住她女兒的頭髮，但是她立

刻又抑制住了。

「算了，我不打你，不過有一點，我要你明天歡歡喜喜的。你有一個整夜好睡覺。」

「你曉得的，很久我沒有哭過了！」

「那末，你完全可以同他張張嘴。」

「明天我要同他談談。」

「留心仁慈的天呵！可憐一下你的母親吧！賤人！」

十分鐘過後。

「薇洛奇加，你用不着生我的氣。因為愛你我才抱怨你，我是爲的你好。明天他就要來求婚哩，你看着吧！」

「媽媽，你弄錯了。假如你知道他們說的是些什麼！」

「我知道的，要不爲結婚，明擺擺的，爲的什麼！我們可以叫他柔順得像一隻綿羊樣。我把他裝在口袋裏帶到教堂裏去。我抓住他的頭髮，把他拖到歌壇旁邊，我担保你會快樂的。好啦，就這樣，你和他去講話，依照着我的意思來。」

「是的，我得同他談談。」

「嘿，你呢，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唯奇，你呆在那裏好像一塊木樁。你說一句話看，表示一下你是她的父親。」

「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，」做丈夫的說，「你自然是一個聰明的女人，不過這件事是有危險的，你處理得太過於急促了。」

「愚蠢的東西！當着薇洛奇加的面前，爲這點事，我到犯不着把你教乖了。古語說得好：蠢堆子只要你不沾惹就不會臭的。你只答應我一句：一個當女兒的人該不該順從她的母親？」

「當然哪，她應該順從；那沒有什麼話可說，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。」

「那末，說一句當父親的人應該說的話。」

「薇洛奇加！好好聽從你母親的話。她是一個聰明的，有經驗的女人。她不會給你壞的教訓的。」

車子停在門前。

「夠了，媽媽。我已經對你說過。我要和他談談。」

「去睡覺去，明天你應該鮮豔一點。」

在她們走上樓梯時，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一聲不響，這在她已是很希有的事，並且當薇娜不願意用茶就回到她的睡房去的時候，她費了很大的氣力做出一種柔和的聲音說：

「薇洛奇加，到我面前來，我要爲你祝福。你把頭低下去。」

薇娜依着她。

「上天保佑你，像我給你祝福這樣。」

她給她劃了三道十字，伸出手讓她親吻。

「不，媽媽，我已經說過我不願意親你的手。現在就讓我走吧。」

於是在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的眼裏又重新現着一閃的凶光。但她立即抑制住，反而柔聲的說道：

「去吧，好生睡覺。」

薇娜一面脫衣服，一面停下手來思索：她把手鐲退下，却握在手裏；她摘下一隻耳環，獨自出神，這樣經過好一會，她才覺到了她的難堪的疲勞。

她剛剛要睡上床去，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走進她的房間來。手裏拿着一隻托盤。盤裏放了一隻巴費列·康斯黨提諾維奇的大茶杯和幾片餅乾。

「吃吧，薇洛奇加，吃吧！這對你很有好處的！我親自給你端來。你看，你的媽媽還想到你。我心裏想：薇洛奇加沒有用茶就去睡覺了，我呢，我是要吃的。我就給你端了來！喝呀，我的親愛的小女兒！」

她母親的聲音使她感覺到異樣，又溫柔又良善，是她從來不曾有過的。薇娜驚愕的把她望着。瑪利亞·亞列克西夫娜的雙頰緋紅，眼睛飄飄忽忽的。不用講她是到過了裝酒的小櫃子那邊去來。

「喝呀，我看着你喝，等你喝完了，我另自再給你拿一杯來。」